



## 序言

《做我的寶貝》是我的第一部耽美作品，從動筆到結束都非常順利。雖然事隔不到一年，卻已經忘了當時創作的初衷了。我還沒有老到隨時遺忘的年紀，只是不再去想，是什麼讓我去寫這樣一個題材有些怪異的故事。寫作的開始是衝動，寫作的終點是絕路，我很想知道兩點之間有多長。

然而還是很高興，創造了這樣的一個不可能的世界，一個暫時不可能發生的故事，並因此認識了很多朋友。我想大家感興趣的未必是男人生孩子這樣一個甚至有點荒唐的話題，更重要的，還是故事裏沈冬和那天使一般的心腸，在我們周圍已經是少之又少的奇跡了。可我喜歡奇跡，喜歡看著奇跡在故事裏實現。

冬和曾經被愛人拋棄，他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決定，用自己的身體，克服常識上的不可能，勇敢地製造一個新的生命，然後用九個月的辛苦，期待這個將會無條件愛護他守候他的，幼小的人。生命的到來，總是伴隨的疼痛。可冬和憑藉著柔韌的心靈，終於等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刻……有人說，楊牧很欠揍誼！不該讓冬冬跟他在一起。我想說，既然冬和的心裏，他是不能取代的，爲什麼不給他次機會，也許失去過，這次他將格外珍惜？扔開這段感情，兩個人都心有遺憾，真心地再拼湊一次，可能還是段令人期待的姻緣。似乎我的故事裏的主角都能用那麼正面的積極的態度看待周圍的世界，也有人比喻得比較通俗，說他們是打不死的小強。其實我想說，那是我個人的一種期望，不管是誰，面對怎樣的苦難和考驗，都還能保持一顆豁達的心。以此，與大家共勉。

曉渠

## 第一章

「冬冬懷孕了！」

反覆思量了一個上午，楊凡終於不顧一切地說。正午的大太陽照進寬敞的辦公室，儘管空調開的很大，仍然熱得讓人煩躁，慫恿著心裏悶了許久的秘密，破口而出。看著大哥楊牧在電腦上忙碌的手指短暫地停留了一下，楊凡心裏不禁打顫，估計著這人暴跳如雷的殺傷力，不料，對方沉默了十幾秒鐘，卻「噗嗤」笑了。

「你把今天當愚人節過，是不是？」

「誰有心情拿這個開玩笑？冬冬和陳教授簽了合約，自願做男性生育專案研究的實驗品！」

如同晴天霹靂在頭頂炸開，楊牧強壯的背影僵硬在椅子裏，許久沒有動。過了好一會兒，聲音沉沉地傳出來：「到底怎麼回事？」

「我早知道醫學院有這個專案，年初的時候聽說他們找到了願意合作的人，因為我不是那個組的，所以不瞭解具體細節。我知道是冬冬的時候，他已經接受了受精卵移植進體內的人造子宮，醫學上講，他已經懷孕了。」

「什麼時候的事？」

「四月份。」

「那到現在豈不是快四個月？」

「嗯。」

楊牧忽然一甩手，手中的文件飛了出去，擊中了飲水機，竟然把龐大的機器給打翻了。楊凡的心裏格蹬一下收緊，恐怕下一個目標就是他自己。

「怎麼才和我說？都四個月了還跟我說什麼？」楊牧咆哮著，整張臉都因為暴怒而漲紅著。

「冬冬一直央求我別和你說。你知道他從小到大，誰跟他說過不啊？」

「那你現在怎麼又說了？不如就一直幫他隱瞞下去多好？到時候把孩子抱過來，跟我說，你做大伯了！」

「老大，你別生氣。那個實驗是很危險的，冬冬的體質不能接受全身麻醉，也就是說，他將來不能剖腹產，專案裏的人工產道要借由『後面』。你最瞭解，冬冬的連……」楊凡不自然地停頓一下，才繼續說：「……的時候都會受傷。這個計畫對他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我做不了主，我不知道怎麼阻止他。才來找你商量

啊！」

楊牧聽了，心驚膽戰，卻又萬分沮喪，他慢慢踱步到沙發邊，沉重地坐下去，

「他現在怎麼這麼任性，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還不是你的責任？」楊凡脫口而出。「他任性是你這些年給寵的，他現在偏執也是你忽然結婚給逼的。所以，他就是你的責任，你說這事情該怎麼辦？」

楊牧點了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腦子從剛才的憤怒和驚嚇中迅速冷靜下來。轉眼間，事情就整理清楚了。

「這個孩子不能留，對嗎？」他不帶任何感情地問楊凡。

冬和從門口走出來，手裏拎了一大桶牛奶。四五點鐘的太陽還是很大，他穿的米白色的卡其布長褲有些熱。過了馬路，慢悠悠走到樓下的他，忽然停住腳步。樓前停著那輛熟悉的黑色平治，陽光下驕傲地閃著光。那個靠在車上抽煙的男人，大概從很遠處就盯著自己，如今目光交碰，冬和不禁打了個寒顫，心裏揣摩著，他知道了嗎？二哥應該不會說。無論如何，臉上裝著什麼也沒有，走過去，低眉斂目，小聲地說：

「哥。」

楊牧老遠就看見他，穿著白襯衣，淺色的褲子，走路低頭的習慣也沒有改。他的心裏驀然一動。他曾經和這個孩子那麼親密，如今他看著自己的目光卻陌生而冷淡。他很快掐了煙，打開車門，

「上車。」

冬和透過打開的車門看見裏面開車的，是二哥楊凡。他知道了，原來，他還是知道了。

車子停在楊凡診所的後門。冬和幾乎是給拎到二樓的辦公室的。看著楊凡轉身鎖上了所有的門窗，本來鎮靜的他忽然有些慌亂，他看了看兩人，聲音猶豫著問：

「把我帶到這裏，要做什麼？」

「這個孩子不能留。」

「什麼，什麼叫不能留？我不知道你在說什……」

冬和隨即被楊牧冷漠的眼神擊中，心似乎給冰刀穿過，他終於搞清楚狀況，「你們，別想傷害他……」

「今天的手術勢在必行，你可以老實手術嗎？」

冬和忽然像發了瘋一樣，他掙扎著站起來，揮手推開楊牧，就往外跑。楊牧攔腰抱起他，因為他反抗得太厲害，幾乎算是把他扔在手術床上。冬和放聲尖叫：

「你們放開我！你們放我走！放我走！你混蛋！你們都是混蛋！」

楊凡看著這一切，心絞著痛，覺得自己在謀殺，他不能幫著去壓冬冬，只好站在一邊看著，一邊試圖安撫：

「冬冬你乖，很快就好的。你，你不能要這個孩子，太危險了。」

楊牧已經用事先準備的紗布綁上冬和的雙手。冬和拼命地扭動身軀，踢著還自由的腿，他縮著腰，想坐起來，可是辦不到。楊牧捉住一條腿，綁在高架上，冬和意識到，另一條腿躲著，閃著，他看起來柔弱，此刻已經是背水一戰，整張手術床都要給他掙散架。楊牧終於捉到另一條腿，費勁地綁上。

「腰要不要綁？」他回頭問那已經發呆的楊凡。

楊凡搖頭。拿著器具走到床邊：

「冬冬，對不起，我們這麼做都是爲了你好。」

冬和不再掙扎，不知道是累了還是放棄。他的額頭一層冷汗，臉色蒼白，眼神絕望

而混亂。

「爲了我好，就不用考慮我的意見？你們知道我有多愛這個孩子嗎？我多麼期待他的到來？我想找個人，可以無條件愛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選擇放棄我，這都不行？」

眼淚瞬間漫上黝黑的眼睛，他咬著嘴唇吸氣，努力不讓眼淚流下來。

楊牧沒有說話，低頭開始解冬和的褲子。楊凡心裏難過著，也不敢說什麼。老大今天看來是鐵了心要拿掉這個孩子了。他決定的事情，沒有人能改變。

褲子給退到腳踝，冷空氣侵上雙腿，恐懼瞬間佔據了冬和的心：

「別，別這樣，求求你。哥，哥，你放了孩子吧！我保證我不會有事的。求你了，二哥，二哥，你救我，別，別傷害他。你們聽，聽我說，別，別這樣，」冬和已經語無倫次，「怎麼辦？孩子我們該怎麼辦？求，求你們，走開，走開，別碰我，別碰我的孩子！哥，哥，哥……」他一遍遍地重複著「哥」，不知所措，眼淚終於止不住地，洶湧地留下來。楊牧卻堅定地褪下冬和的內褲，順手從旁邊拿了個枕頭塞在他的腰下面。

「再墊一個吧！」楊凡說。

「你要恨就恨我吧！」楊牧又墊了一個枕頭。這樣，冬和的臀部就抬到必要的高度。「我寧願你恨我，也不能看著你去送死。」

手術燈亮起來，雪白的手術床單蓋在冬和的身上，楊凡在他的左臂上找到一條靜脈，扎上針，吊著水，然後坐在他兩腿之間，開始消毒。旁邊的盤子裏，各種手術工具在耀眼燈光下閃著冷漠的光。

屋子裏忽然降臨的安靜，讓人害怕。只有不同的喘息聲，隱約地從不同方向傳來。楊凡消毒完畢，抬頭和楊牧交換了一下眼神，都感到了冬冬的不對勁，不約而同地望過去，頓時楞住了。冬冬的臉上血色退盡，白得嚇人。整個身體都在抖個不停，他咬著牙不肯出聲，喉嚨裏的呻吟越壓抑不住。冷汗像水潑下來一樣，打濕一片額發。上身的白襯衣也濕淋淋貼在身上。楊牧往後看，卻發現楊凡也已經站起身來，手術並沒有開始啊！

「你怎麼了？冬冬？冬冬？」

冬和並沒有回應，目光迷離，焦距開始渙散，試著蜷起身子卻不成，呼吸越來越急促，呻吟破唇而出。楊凡跨到跟前，看了一眼，立刻對楊牧說，

「快把他的手腳解開。」他一把扯開腰下面墊的枕頭，放平身體，撥開冬和的額

發，額頭是冰涼的，準確地說，他整個體溫都很低。「胃疼犯了。」

「冬冬，放鬆，別緊張，乖，放鬆，吸氣，吸氣。」

他扯掉點滴的針頭，又隨手抽了張紙巾，遞給楊牧，「給他擦擦汗。」

楊牧已經鬆開了紗布，冬和縮腰蜷起身子，背對著他。他的雙手還不是很靈活，頂在胃上，疼得整個身子都在抽搐。楊牧有些慌張：「以前沒這麼嚴重。」

「也沒這麼害怕過吧？」

「那怎麼辦？是該打針還是吃藥？你不能看著他這麼疼啊？」

「他現在的情況不能打針也不能吃藥。」楊凡伶來一隻氧氣筒，把氧氣罩遞到已經快要閉過氣去的冬和的嘴邊：「乖，冬冬，你的孩子現在也需要氧氣，來。」

冬和聽了，果然不再抗拒。楊凡扶起他，讓他靠在楊牧身上，把氧氣罩給他套上。

楊牧從後面抱著冬和，搓著冬和冰涼冰涼的手。

「吸氣，用力吸。」冬和還不能做全呼吸，他吸到一半，就給疼痛打斷。

「冬冬，現在針藥都會對孩子有影響，止疼就只能靠你自己。放鬆，冬冬，放鬆就不疼了。」楊凡試著和冬冬談話，手在他的胃部輕柔地按摩，感受到那痙攣的肌肉慢慢鬆弛下來，「都過去了，別怕了。」

折騰了好一會兒，冬和終於慢慢地平靜下來，無力地靠在楊牧身上，喘息了許久，才低低地問，

「真的，都過去了？」

楊凡看著大哥，「你還忍心繼續？」

楊牧沒有說話，沉默中，更加抱緊了冬和。他承認，剛才那一刻，他很害怕，他害怕會失去冬冬。可是，如果冬冬失去了孩子，他真的還能回到過去的無憂無慮嗎？楊牧低頭吻著冬冬汗濕的頭髮，聲音嘶啞：

「冬冬，我的寶貝，你要我怎麼辦？」

「讓我留著他吧！他三個半月大了。我從來沒有和任何人如此親近過。哥，你就讓我留著他吧？好嗎？」

冬和說完一番話，側過頭看著楊牧。楊牧的眼睛裏也都是難過，冬和知道，哥是很心疼他的。

「這麼大的事情，你怎麼不和我商量？生產的時候有危險怎麼辦啊？」

「不會有事，哥，我相信我，不會有事。」

「老大，留著孩子，他總是有希望活下去，只怕我們今天要是殺了這個孩子，可能

就真的斷了他的活路。」

楊牧想了又想，終於說：「你要留著他，就留著吧。」

感到懷裏的身子忽然鬆了下來，複又抖了起來，楊牧連忙捧過冬和的臉：「怎麼了？又疼了？」

卻看見冬和的眼睛紅了，淚水湧上得很快，堆積在深不見底的兩潭水上。見他扁著嘴忍著淚，楊牧把冬和小小的臉龐往懷裏溫柔一按，大手撫摸著他的頭髮，說：

「哭吧！痛快地哭吧！哥錯了，哥今天真嚇著你了吧？從現在開始，不管是誰，也不能傷害你身體裏的寶寶，我不能，你也不能的。知道嗎？」

冬和在在楊牧的懷裏哽咽著點點頭。他一直在抽泣，咳嗽，等了好一會兒，漸漸平息，卻覺得精疲力竭。他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哪怕是三年前，一夜間的變化，也沒有這麼恐慌過。冬和的手輕輕壓上小腹，他感覺孩子好像也鬆了口氣。鼻子癢，抬手想擦擦，可是雙手卻還是麻麻地：「你和我有仇嗎？怎麼綁這麼緊？」他說話的時候還是一抽一抽的，委屈著。

「你要是不掙我能綁這麼緊嗎？」楊牧拿了塊消毒巾，包住冬和的鼻子，說，「擤。」

冬和乖乖聽話，清理了鼻涕，說：「我是白癡嗎？你要謀殺我孩子，我還不掙？」

「嗯，是我錯了。你恨哥麼？」

冬冬不說話，楊牧害怕了，又問：「恨麼？」

「剛才挺恨，現在不恨了。」

「那你是原諒我啦？」

「臭美，那得看你以後表現。」

「行，謝謝寶寶他爸給我帶罪立功的機會。」

冬和的眼睛水汪汪，臉頰還濕濕的，眼睛彎起來，卻笑了。

楊凡摸摸他的額頭，體溫正常：「把那瓶水掛完再走吧？我檢查一下你的血壓。還有一堆話等著問你呢！」

※※※

窗外的天已經黑了。楊牧看冬和乖乖地掛起了水，老實地讓楊凡量血壓，聽心跳。他還真是變了很多，以前要是想給他打針，簡直和殺豬一個效果。整個大宅，都能聽見他的哭喊。他還特別能哭，在奶媽面前能連哭一個下午都不喘氣，害得奶媽老是說自己欺負他。

迷迷糊糊地，冬和睡著了，又感覺好像飄在海上，晃晃悠悠，四處茫茫無涯。他很累，渾身上下一點力氣也攥不出來了，給下午那一折騰榨得乾乾的。「還好，寶寶在，爸爸就好開心啦。」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睡了還是暈了，耳邊有人說話也聽不清楚。

「輕點兒，別碰他的手。」是誰？是誰在說話？

「青了，你真夠狠的。」

嗯……哥是夠狠，冬和迷登登的想。昏沉中有人一直在搬他，搬到這兒，搬到那兒。別鬧我，讓我好好躺一會不行嗎？冬和想喊出來，可是沒有發出聲音。好不容易，終於靜下來了，他感到好像睡在雲彩中，好舒服，暖洋洋的，包裹著，太陽很明亮，風也溫柔，鳥嘰嘰喳喳地，彷彿回到三年前的那個早晨，很美好的一個春天的早晨。他走到樓下的餐廳，哥和二哥都在。二哥在低頭悶吃，看見他下來，也沒有像往常一樣衝他微笑。哥的臉藏在早報的後面，然後他慢慢放下報紙，他的臉一點點兒地露出來，他也沒有微笑，嚴肅地說：

「冬冬，我有事情和你說。」

「有事情和你說。」

「有事情和你說。」

「有事情……」

不，不，不要說，什麼都不要說，我不聽，什麼都不聽。

「別說！不！！！！！」

冬和一身冷汗從惡夢中醒來。他猛然坐起身子，大口大口地喘氣，心還在剛才的惡夢裏劇烈地跳動。

「怎麼了？冬冬？」

身邊有個黑影摸過來，把已經不習慣陌生人睡在身邊的冬和嚇得魂飛魄散。

「誰？是誰？走開，你走開！」

他尖叫著赤腳跳下床，戒備地看著黑影撚開燈。原來是楊牧。

「做惡夢了？害怕了？」

楊牧也下了地，試著走近冬和。

「你別過來。」

「我是哥，楊牧啊！你有些發燒，所以，我留下來看著你。是我，別怕，你聽我

說。」

「別說！」冬和立刻制止他，「別說，什麼都別說，你走，你馬上走。」

冬和四處看著，打開臥室的門跑進客廳，拿起楊牧的外套，塞給追上來的楊牧，

「你走，你現在就走。」

「冬冬，怎麼了？爲什麼不願意見我？你病了，得有人留下來陪你。」

「你不走？」冬和目光有些錯亂，「你不走我走。」說著他開門就往外衝。楊牧

趕上去，一把拎回來：「這是你家，你往哪兒走啊？行啦，我走！」

楊牧有些憤怒地拉開門，停了一刻，回身想對冬和說什麼，卻嚥了下去，門「碰」

地關上了。冬和連忙走上去，鎖了門。然後哆嗦著摸索著回到床上，他感到冷，

沒有剛才那麼舒服了，被子捲上身，可是寒冷是從心裏散發出來的，被子也給弄涼

了。現在不是夏天嗎？怎麼這麼冷？他睜著眼睛，等著天亮。

天開始發白的時候，冬和不似先前那麼難受，又緩緩睡著，一直睡到快中午。他睜

開眼睛，盯著天花板好一會兒才清醒，聽見客廳裏有聲音。推門就看見二哥楊凡繫

著圍裙在廚房裏轉圈，空氣裏都是燒菜的味道。楊凡有這裏的備用鑰匙。

「起床了？退燒了嗎？」